人生感悟

快乐也怕比

范俊强

前几天，我收到一媒体开展的问卷调查，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主题：你快乐吗？刚浏览完一个个问题和选项，我就扪心自问：“我快乐吗？”回答是肯定的。因为奋斗了三年，我终于通过了本科自学考试，前段时间，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文凭。

可第二次自问时，回答就缺少了底气，拿个本科文凭就值得庆幸吗？与那些硕士、博士相比，自己的实力和水平差一大截呢！再说，找不到工作的重点本科毕业生大街上比比皆是，一个自考本科文凭算什么呢？一番自问之后，快乐如昙花一现，之后除了顾影自怜之外，别无他获。

当我拿着这个问题询问一个要好的朋友时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了整整一年业务员的他，几乎是不假思索：“我？当然快乐啊！因为公司把去年年初承诺的业务提成终于兑现了，我之前东奔西跑的劳苦有回报了，拿到钱了自然高兴啦！”那表情，诠释出他的快乐是经过煎熬、担心的，而且似乎是一种失而复得的满足。那自豪的语气，也一下子感染了我：“老伙计，我恭喜你啊！干得不错，好好干，大有前途！”

我以为，他会“谦虚”一下，甚至会表一下“雄心壮志”。谁知，他的语调变了：“其实，这也没什么值得恭喜的——本来这些就该是我的嘛，只不过老板掌握着这个分配权，我是被动地接受。再说，与我们部门的那个不干事、只管事的主管相比，是小巫见大巫，我这点提成还没他的零头多呢！”不置可否，他的快乐有别人“赐予”的，而且有点不甘的意思。这样的快乐，如同阳光下的七彩泡沫，经不起反问和推敲，来不及欣赏和品味，就稍纵即逝了。

在流变的生活中，人要经历大大小小的洗礼，快乐之于人生，是一朵朵小花，不能把它们简单地量化，更不能根植于别人的花园里。其实，只要你倾注自己的情思和精力，培育快乐之花，它自然也就在一路润泽你的容光，丰盈你的内心——这和别人的眼光、标准，真的毫无关系。

城市表情

那些爱的便条

马传法

我家楼上有一个房间，是用来专门储藏堆放杂物的，早就觉得那里已经很乱很乱了。这几天闲着没事，我想把里面好好收拾一下。

我这人平时喜欢音乐，就把手机也带到了楼上。我打开手机音乐，开始一个人边听音乐，边在房间里忙碌了起来，计划腾挪收拾着。

首先整理的是不要的书籍，然后是旧衣服。对于每个要扔的东西，都仔细看看。无意间眼前发现一个咖啡色包，把它打开，一看里面有好多小纸条。我一张张读了起来，“可爱的小胖子，上下班路上要注意安全哟。”“你好可爱，骑车一定要慢。”“我们应将手上的事先放一放，出去走走，让大自然中新鲜气息为我们增添一些情趣如何？”“亲爱的老公，我晚上回来会很迟，如果你回来早的话，你就先吃饭吧。”

这温馨的往事一幕幕重现眼前。那个时候，我俩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，而坚信执着地终于走在了一起，结成了夫妻。婚后，我俩两地分居，他在偏远的乡下工作，总是每次出门很早，当我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上班了，他会在桌上留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会写着缠绵的话语。我俩的感情很好，在当时通信不是很普及的情况下，每晚我们都有联系，总是在约好的时间到公用电话亭去等待对方的电话，那心境真是美好极了。每次回家，我都要做些可口饭菜，坐在阳台上，吃着饭，谈着心，有着说不完的话语。

如今生活好了，他的工作又和我调到了一起。平时因双方工作的忙碌，再也没有往日的缠绵，平平淡淡的，常会因为生活上许多小事而争执，甚至是冷战。我会为他的脏衣服不脱就坐在床上和平时的邋遢而生气。为教育孩子而发生口角，总感觉我们无法沟通。有时候的磕磕绊绊，让我觉得他是那么的讨厌，也觉得生活没有意思，这让我对婚姻有一种厌倦的感觉。

今天拿着这些便条，细细读来。我突然有种伤感，内疚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是该好好自我反省一下，自己是不是太强势呢？这来之不易的婚姻，我怎能忘记呢？怎能忘记他曾经为了我，放弃了一切，又不顾一切和我在一起呢？

这些便条，显得既温馨又珍贵。于是，我用手机把这些写满爱的便条一一拍照下来，把它们放在手机的桌面上，每当一看手机，就能够看到它们，让这些便条激励着我，感动着我，好好爱着他，爱着这个家。我会拿出柔软的一面，当好小女人，再苦再累，还是要为这个家再多付出一些，会像当初一样常常一起散步，聊天。用心把婚姻经营得更温暖和谐幸福甜蜜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花季雨季

爱情最怕什么

沈晓锁

他和她是大学同学，同专业不同班。

一次公开课，他中午打完球直接去了教室，看到最后一排有个空座位就坐了下来。他的旁边正好坐着她，她不是那种第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惊艳的女孩。他说同学，共着看下书行吗？她抬头看到是他的时候，脸一下子微微红，像春天里含苞待放的桃花。

其实她一直知道他的。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长得玉树临风，篮球打得好，学习成绩也不错，还有很好的人缘，符合大多数女孩心里白马王子的形象。她是众多暗恋者之一，但好在她有自知，从未想过有一天跟这个人会有交集。太优秀对她来说是一种压力。

可是那天，他却被她那轻轻的一笑感染了，淡淡的久违了的感觉，顺理成章地就追求起来。当两人牵着手走在校园里的时候，旁人大跌眼镜，于她而言却幸福得想要跳舞，恨不得整颗心掏出来对他好。

有些人似乎是真的能见缝插针地对另外一个人好，而有一些人是因为这些好，不得不回报同样的好。可悲的是，他们以为这就是爱情了。

在这场爱情里，他似乎一直占了上风，有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对她是爱情还是友情。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吵过架，看到她和其他男生有说有笑，他也不会有吃醋的感觉。

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。工作了之后，一个礼拜才见上一面。他觉得这样平平淡淡也挺好，再过些日子两人去领个证，一辈子可不就这样过来了。

然而就在某一天，她哭着在电话那头说对不起，她说她爱上了别人。

那一刻，他觉得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。他歇斯底里地冲着电话那头怒吼：“我这样信任你，你却把我骗得好惨。”可是第二天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如释重负了，其实他自始至终都爱得不够。他给她发短信说对不起，他说昨天不该发火，他说祝她幸福。

这边看到短信的她，终于泪流满面。其实昨天她只不过是听了闺蜜的劝想试探一下他，她以为她成功了，她以为他那么生气定是很在意她，可是原来他怒火中烧不过是觉得自己辜负了他的信任。

而他所谓的信任不过是因为不在意，因为不在意所以才忽视，信任不过是他忽视的借口。

若他真的在意她，怎会从来不吃醋，又怎会在听到她爱上别人之后马上就能平静地说着祝福？爱一个人，是恨不得把这人当成私人物品。而若他们真的相爱，又怎会没有矛盾？真正的情侣之间，因为在乎难免执着，于是必然就有争吵，有和解，有带着泪花的轻吻和拥抱。

有的时候，我相信你，不过是不在意你的一个借口。真正的爱一个人，会觉得对方特别笨，什么都需要自己来照顾。不爱，才会相信你什么都能自己做好，甚至有天当你抽身离开，他也会笑着祝福。

爱情，不怕争吵也不怕矛盾，最怕的是以信任为借口的忽视。

城市空间

鳄鱼皮包

曹世忠

前天，我到同事家里去玩，看到床上放着一个褐色的鳄鱼皮包，坤式的；短而精致的带子，边锋的针脚线匀称密实，抚摸着细腻光滑柔软的皮子，那感觉是舒心，是酷毙了。

一分价钱一分货。同事买的名牌，真的和一般的皮包不一样！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又开始别扭起来。五年前，他买房借了我两万块钱还没还，要了好几次，总是往后拖。俺岳母上个月患心脏病住院做搭桥手术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分两次才给送来一千，挤牙膏似的。结果，我又跑了好几家，才把手术钱凑够，差点耽误了治疗的极佳时机，妻子把我好一顿埋怨……

别扭归别扭，我还是寒暄了几句，便问，这提包你是从哪买来的？

不是我买的，是拾的。同事淡淡地说。

鳄鱼皮包，一个几千块。上哪拾呀？开国际玩笑，你！

真是拾的，没有骗你。

你再去拾一个我看看，骗三岁孩子吧。人怕输理，狗怕夹尾。自己买的就是自己买的，装啥蒜呀。看来，同事不敢承认皮包是自己买的，是理屈。这话在喉咙里憋着，碍于面子，我还是没说出口。

就是拾的，你还不信不是？鳄鱼皮包一个都好几千，拿着人家的钱玩排场，谁不会？嗨嗨，我还没有揭穿这里面的“小九九”，他倒像猪八戒，先倒打一耙子了。

我真的不信！咋了？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我憋了一肚子气，正要发火，门铃响了，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小伙子，脸带笑容，彬彬有礼，说，张叔，我把皮包给拿走了，谢谢你啊！

拿走吧，我说是拾的，你不信，这不人家来拿了不是？同事对我说。

老师，你咋也在这？那小伙子看见我发愣，连忙说，我叫李秋实，你不认得我吗？哦，这一说想起来了，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，同学都喊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，四年前考到了武汉大学。忘性比记性好，真是老了……

同事没说谎。乖乖，幸亏没和人家红脸。

世相百态

借钱的艺术

魏咏华

为了方便孩子上学，我们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房，东拼西凑交了首付后，装修的钱一时没了着落。我和老婆商量怎么办，老婆数落我说：“平时你不是吹嘘自己朋友多吗，你怎么不向你那些狐朋狗友借钱呢？”

我一拍脑门，心说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？要知道我在一家有实权的单位上班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大头兵，但我那几个朋友平时有事没事总是向我献殷勤，这次借几个钱肯定没问题。

首先我想起了大周，大周是搞房地产的，记得上次聚会时，大周言之凿凿，对我说花钱尽管说话，多了没有，三万五万的小菜一碟。

于是，我拨通了大周的电话，说明缘由。电话里大周停顿片刻，嘿嘿一笑说：“兄弟，本来我不会拨你的面子，只是最近我丈母娘老是闹病，我有点囊中羞涩，要不别说两万，二十万也没问题……”见大周如此说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，就快快地挂了电话。

下面该向谁借钱呢？我脑海中猛然想起老何，老何开着一家超市，听说资产过百万，前不久我还给他办过一件事，这回我有了难，他说什么也得出手相助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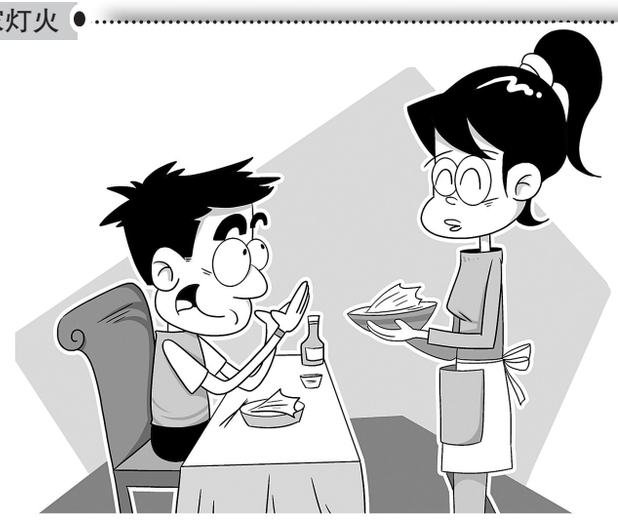
等拨通老何的电话，我把借钱的事跟他一说，老何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老弟，不好意思，最近我资金周转不开，要不你等一等，到了年底，我再想想办法？”我心说等到了年底，黄花菜都凉了，我那房还装不装。于是我愤愤地挂了电话……

这时，在一旁玩电脑游戏的老婆乐呵呵地说：“怎么样？碰钉子了吧，这就是你的朋友！不过也不能全怪人家，现在谁想往外借钱啊，都留着鸡生蛋蛋生鸡呢……”老婆愣了片刻又说：“话又说回来，借钱也是一门艺术，你说买房，谁还敢借给你呀！”我说那该怎么说，老婆附耳对我说如此如此……我听了将信将疑，心说这能成吗，只好试试看了。

想毕，我给做建材生意的大刘打通电话，说：“刘哥，最近我们局要调整干部，我们办公室主任的位子出现了空缺，我想努努力争取争取，可是手头差两万块钱，你看能否支援一下……”

大刘不等我说完，就痛快地说：“就这事儿啊，好说，你把银行卡号给我发过来，我马上给你打过去。另外，老弟你若是当上办公室主任，你们单位以后搞装潢千万别忘了分我一杯羹呀……”

万家灯火



为爱人鼓掌

凤莲

有人说，懂爱的男人有两种，一种男人会欣赏女人，一种男人会取悦女人。但是玉梅发现自己的老公哪方面都不具备。本来两人同为公务员，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，玉梅出于一个妻子的贤惠，主动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，可老公还不领情，坐享其成之余还要对玉梅的辛勤劳动指指点点。常常说：糖醋鱼里的糖再少放一点儿就好了；衬衣虽然洗得很干净，但收的时候干吗不顺手烫一下呢？床上的被单好像也该换了……

玉梅失去了好心情，开始逼迫老公和她共同分担家务。老公这一动手，自然给了玉梅挑剔的机会，譬如：厨房他从来收拾不干净；煮出来的饭不是太软就是太硬……玉梅几乎每天都要对老公挑三拣四，只要老公一搭腔，两个人就会大吵起来。虽然最后都是老公举手投降，但玉梅却没有赢家的得意，输掉的是夫妻感情。

玉梅开始反省自己，老公固然有错，但自己也不应该针尖对麦芒啊，应该用女人的智慧巧妙地引导和改变老公。

这天玉梅精心地煲了一锅老鸭汤。老公一上桌，照例去汤里寻找鸭脚板，那是他的最爱。可是找来找去他都只找到一只鸭脚板，玉梅也故作疑惑地找了一番，逃逸的那只鸭脚仍没有找到，玉梅却由此说了一个故事给老公听：有一位先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平常很吝啬给人赞美。有一天他在家吃烤鸭，发现烤鸭只有一只脚，就问太太：“为什么这只鸭子只有一只脚？”他太太说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，我们家的鸭子都只有一只脚呀。”那位先生不相信太太的话，于是跑到池塘里去看他家的鸭子。

那些鸭子正好在睡觉，因此都缩着一条腿，只用一条腿站立着，看过去，好像所有的鸭子都只有一条腿。那位先生灵机一动，朝栖息的鸭子们很用力地鼓了一下掌。掌声把鸭子都惊醒了，鸭子纷纷把缩着的那只脚放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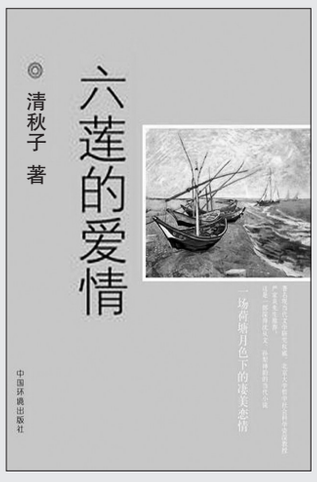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看，它们不是有两条腿吗？”那位先生得意地对太太说。

“就是啊，如果你想吃两只鸭脚板的话，请来点掌声吧！”太太回答说。

故事讲完了，玉梅笑嘻嘻地看着老公。老公一下子反应了过来：“看来我想吃两只鸭脚板也要多鼓掌喽。嗯，今天的汤味道不错，还有，老婆你今天特别漂亮哦。”

玉梅心想：老公并非朽木，孺子可教啊！于是哈哈大笑地跑进厨房里拿出那只被她藏起来的鸭脚。

连载



六莲的爱情

◎清秋子 著

中国环境出版社

围观的乡邻都喧嚷起来，阿丑也跑到人群里狂叫。只见又有两人挤进了院子，原来是若川和小郭从镇上返回，听到消息赶了来。小郭挤出人群，拉住黄所长说：“你息怒。乡里乡亲的，不好就扯破脸皮。”黄所长一巴掌推开小郭：“没你的事！”若川便上前一步，挡在黄所长面前：“慢！”他掏出手机来，晃了一晃，说，“所长，你要动手，我就要给省委书记打电话。”黄所长闻言，脸孔一下子变白，额上便沁出一片汗珠来，咒道：“这个老阎，害死人呢！”迟疑片刻，便手一挥，下了撤退令。那些随来的干部，都怕闹出人命来，巴不得有这一声，忽地就都散了。哥苗却跳将起来，怒吼一声，提了板斧便要去追，众人慌忙将他拦住。

33.劫后

拆房风波平息后，若川与小郭见工作组撤走了，安抚了老伯几句，便又匆匆回到鳖场，忙了一气之后，就是掌灯时分了，若川也无心吃晚饭，又去了老屋。未进院子，就见阿丑从里面窜出，一声哀鸣，蜷在了他裤脚下，似是也知晓主人的哀伤。进得院门，见老伯半倚在竹椅上，六莲正跪在地上为他捶腿。若川走近前去，见两人的神情大不相同——六莲眼睛红红的，也不搭话；老伯却是无事一般，照常与若川寒暄。若川坐下来，问道：“还不要紧吧？”老伯说：“活过半辈子了，这算不得什么。”

这时六莲忽然开了口：“助理，你在海口工作，认识什么大官么？”若川一时答不出，老伯就说：“小孩子，莫乱问。乡下人家，莫要动那个心思！”若川仰起头来，无奈地说：“我过去替公司办事，在省上也认识几个人，求他们批过条子。但是为乡下的这种事，怕是批不出条子来。”老伯说：“农村的这些细小事，入不得人家的眼。”若川便说：“农民的难处，不对上面去说，到何日才能了呢？”老伯说：“莫要怕！我是一个死，总抵得了吧？”六莲便抬起头，说：“阿爸，你遇事情，总愿讲道理，你说，钱是刨土刨出来的，凭什么他们来向我们要钱？”老伯就笑：“你又提刁钻问题，跟阿爸年轻时候一个样。人与人为什么不同？那是天命，你再大的本事，也是拗不过的。”

若川半信半疑地望着老伯，觉得以往对老伯的认识，终究还是浅了，忽然就起了念头想替老伯还钱，于是说：“你到底欠了他们多少？若是他们再来，怎么办？”老伯一下便知若川的心思，笑笑说：“欠多少也无关你的事！车到山前，必有路吧。”

若川看吴老伯还是浑身无力的样子，便说：“今日折腾了半天，好人也吃不消。明天鳖场出人，用摩托车载你，去镇卫生院检查一下吧。”吴老伯摆摆手，断然谢绝。六莲就噘起嘴巴道：“人家白助理是好意。”老伯说：“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，我清楚，侬不要多话。”

若川见此，也不好坚持，聊了一阵，就告辞出来。六莲起身，将他送到路上。暮色里，见六莲神情郁郁，若川就停住脚说：“明年，你还是去城里吧。”六莲沉默了半晌，说：“看你们城里人多好，不犯法，谁敢对你们这样子？”若川听了心里发酸，忍不住抚了抚六莲的头。六莲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一个急转身，便跑回老屋去了。

34.求医

白天，六莲陪阿爸去镇上卫生院看了病，那医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暗地里催促六莲带阿爸到县医院去看看。回到了家，六莲匆忙洗了一把脸，就坐在后廊上，把病历拿出来细细看。见上面字体龙飞凤舞，写着两种病名，后面都画着问号，下面还有两个字“待查”，心想这不是跟没诊断一样么？那老医生压低声音说话的样子，又浮现于眼前，她顿觉末日就要来了似的，心里一跳，忍不住喊了声：“阿爸！”老伯从屋子里慢慢出来，六莲便急急地说：“我看镇卫生院不行，明天去县医院吧。”老伯淡淡一笑：“隔天再说吧。”于是两人便都不说话，各自想心事。

不知不觉到了傍晚，老伯忽然来到灶前，对六莲说：“你去鳖场，把白助理请来，我要请他喝酒。”六莲说：“人家是北方人，中秋节要在自家里吃席的，怎么好去请？”老伯掩饰不住失望，见六莲闷闷不乐，就强打起精神说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阿爸垮不了的。”见六莲还是不做声，老伯就开起了玩笑，“阿侬，我看有问题的是你。两个月里，神魂颠倒的，是喜欢上了谁家男仔啵？”六莲头也不抬，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那人，远在天边。”老伯就说：“那我们就把他接过来，做入赘女婿。”六莲望了望阿爸，忽地就联想到白助理，脑海里，浮现出白助理做了新郎官的幻觉。他穿着礼服，是那么小心地抬起脚，跨过了老屋的门槛……想着，六莲就忍不住噗地一笑。

其实中秋这一日里，白若川倒是十分惦记着父女俩，上午就来了一趟老屋，见大门紧闭，不禁深感诧异。下午若川与工人们一起，张罗着中秋摆酒，不好出来，到晚上喝完酒，已是九点多钟了。待他再来到老屋前，见灯光已经熄灭，知道人已经睡下，便叹了口气，返身回去了。这一晚，鳖场众人，酒都喝得多，留了值夜的人之后，就七倒八歪地睡了。

中秋的夜里，月照千山，可谓亮如白昼。若川望着窗外，在心里自嘲：团圆夜，单身汉可有福气与哪个人团圆？

若川又睡不着了，索性打开灯，却蓦然看见，窗台上还放着那本《荒原》。他信手翻了一下，心中一动：原来欧洲也有文明发达后的精神荒原时期。再看那长诗，确是大师手笔，亲切而含蓄。忽然，他看到了这样的诗句：

风吹得很轻快，
吹送我回家去，
爱尔兰的小孩，
你在哪里逗留？

这当儿，不知为何心里一热，眼泪就忍不住满眶。是啊，我们不就是孤儿么？在荒原上徘徊，何日才是个终结？若川的意识有点儿模糊了。他熄了灯，杂七杂八地想着，堕入了梦乡。

此时，吴老伯在床铺上辗转，又起来吃了两回烟，还是睡不着，忽听得六莲的小房那边，有哗啦开门的声音，接着是熟悉的的脚步声，踢踢踏踏，直奔院门去了。这种动静，过去在朦胧中有时会听到，老伯不曾在意，只当是孩子起夜。可是，今天他意识清醒，听到脚步去的方向不对，不由一凛——这女仔，半夜三更的，要出门去？老伯不敢怠慢，忙披衣下床，跟踪了过去，见六莲穿一身节日里才穿的红衣褂，在那种童谣里唱的“月光光”之下，走在石板路上，走得不快，但是很坚定。